

1605

焦作文史資料

第四輯

前 言

为了纪念人民政协成立45周年，配合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开展，我们编印了《焦作文史资料第四辑》。

《焦作文史资料第四辑》，主要搜集了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前后焦作地区大灾荒的有关情况，向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再现在水、旱、蝗、匪肆虐下，焦作地区民不聊生、饥寒交迫、赤地千里、尸横遍野的悲惨景象，以期引发人们的思考。灾害作为一种自然现象，不论新旧社会都会发生。为什么旧社会一旦遭灾，人民就要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而新社会灾后人民却安居乐业。1943年的大灾荒，不仅是由于自然灾害，而日军侵略，到处烧杀掠抢，伪军为虎作伥，鱼肉乡里；反动政府横征暴敛，中饱私囊，他们根本不把人民的生死冷暖放在心上，而是趁着自然灾害，加紧盘剥。天灾加人祸，是造成1943年大灾荒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

新社会，严重的自然灾害也多次发生。在自然灾害面前，共产党、人民政府领导灾区人民抗灾救灾，重建家园。全国人民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军民万众一心，团结战斗，可以把灾害减小到最低限度，不会造成灾难性后果，这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生动体现。

新旧社会两重天。从中可以得出结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社会主义制度，就不会有繁荣幸福的新生活。

历史是一面镜子，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们要牢记过去的苦难，倍加珍视今天的幸福生活。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努力学习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开拓进取，扎实工作，为夺取我市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胜利而奋斗。

我们在编印这辑文史资料中，得到了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广大政协委员、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深表谢意！

由于水平所限，错误和疏漏在所难免，敬请指正。

编 者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政协焦作市第九届委员会

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

主任委员	赵文堂		
副主任委员	孔庆怀	刘志高	
委 员	冯健康	李全有 (特邀)	
	蒋立明	陈树仁	张玉明

主 编	赵文堂		
编 辑	吕保平	李士有	荆文鹏
校 对	吕保平	刘观臣	

焦作文史资料

第四辑目录

前言.....编者（1）

焦作地区灾情概况

天灾人祸民不聊生

- 1943年前后焦作地区大灾荒纪实.....学文（1）
修武地区蝗灾琐忆.....王守义 张鸿胪（4）
民国三十二年博爱县灾情纪略.....李俊禄 樊秉泉（7）
1943年前后武陟县人民受灾情况.....马宝忠（10）

天灾人祸百姓罹难

- 沁阳荒年纪实.....朱天超（15）
温县史无前例的飞蝗虫害.....张敬斋（27）
孟县1941—1943年大灾荒纪略.....张思青（30）
济源蝗灾纪略.....卢志升 王怀修（34）

村镇荒年纪实

- 纪孟村蝗灾惨景.....邱玉齐 李学文（36）
李万村蝗灾回忆.....李同玉 范克花 范兴泉（38）
大灾荒时期的牛庄村.....郭景道（40）
李贵作村灾害考察史料.....赵九成 张法海（45）

墙北村遭灾情况	政协恩村乡联络处	(47)
大灾荒年的张茹集	皇甫珍森	(48)
村村绝烟火十室九家空	豆德华	(56)
东王封村“11·25”惨案纪实	靳古椿	(59)
清化镇灾年见闻	樊乘泉	(63)

灾民惨景

姚运卖子	张学礼	张旭初	(67)
西关的“弃儿市场”	曹三毛	张福恩	(71)
商、毫余粮记		薛焕猷	(73)
“川口”名字的来历		梁同乐	(77)
八年五大灾 人民遭劫难	张金山	周长安	(80)
丢儿卖女度荒年		秦平运	(82)
邢小虎虫口逢生		嫫 征	(84)
天灾人祸儿童遭殃	赵世朝	韩书厚	(86)
痛失子女又自尽		嫫 征	(88)
血债		连 泉	(91)
罪恶的蝗旱灾害	严定一	严双军	(93)
荒年见闻		刘观臣	(95)
难忘灾荒年的几段经历		陈思义	(97)
荒年纪实		李玉生	(99)
百姓食盐难		连仲举	(100)
贾氏杂货铺的破产		梁玉琪	(102)
日寇火烧推车人		邵希栖	(104)
陈绪起话荒年		陈绪起	(106)
老秦家逃荒记		郑继军	(108)
一个悲惨的童养媳		王 保	(110)

孤儿遇灾荒 九死留一生……………申根 娴征 (113)

碑文·歌谣·唱词

- 铁泪图碑文……………刘观臣注释 (117)
- 灾年碑记……………李修家 (119)
- 凶岁记……………翟永顺 (121)
- 西板桥村荒岁碑记……………石振声注释 (122)
- 东交口村荒岁碑记……………政协西村乡联络处 (124)
- 周庄村荒岁碑文……………石振声注释 (126)
- 李固村荒岁志碑文……………王士永供稿 (128)
- 江苏诸善绅协赈碑记……………范乃庶 (129)
- 荒年录……………赵德昌 (132)
- 蚂蚱歌……………程玉平 (136)
- 太平年不太平……………武尚勋 (137)

自救·发展

- 晋豫人民复活记(节录)……………杜毓云 (140)
- 博爱山区人民开展生产自救实况……………杜金萍整理 (142)
- 当阳峪村今昔……………张晓会 王晓亮 (147)
- 目睹蝗患两重天……………王守义 (151)

补 白

- 周易 (14) 焦作人民英雄纪念碑 (26) 中国历史上的“十 圣” (29) “历书” 日历的由来 (33) 侵华战争中日军伤亡数 (35) 国旗点滴 (37) 世界奇城 (39) 中国人的姓氏有多少 (62) 人体各部位的别称 (83) 焦作解放五十周年 (90) 皇宫为何称“紫禁” (107) 何谓“三教同源十家” (118) 黄河长江谁年龄大 (150)

天灾人祸 民不聊生

——1943年前后焦作地区大灾荒纪实

· 学文 ·

卢沟桥事变之后，国民党企图阻止日军南下，炸开了郑州花园口黄河大堤，造成了千里汪洋的黄泛区，致使黄河下游微山湖等沼泽地带连年孳生大量飞蝗。蝗虫逐年繁殖，不断向周围地区蔓延，它们把黄河南岸的庄稼吃光后，又飞到黄河北岸，为害愈来愈烈。从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到1944年，孟县、温县、济源、博爱、武陟、沁阳、修武及焦作市区遭受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旱、蝗灾害。加之日伪地方势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百姓们日夜挣扎在死亡线上。天灾加上人祸，一时，焦作地区土地无人种，尸骨无人埋，万家无烟火，饿殍蔽城乡。

（一）

1942年，修武、沁阳、武陟、孟县等地遭受了特大旱灾，许多地方百日无雨，井枯河干，禾苗枯焦，人畜断水。人们求神祈祷，盼望老天爷下场透雨，但旱象却持续发展。大旱之后，修武、博爱、济源、孟县等地又遭受了历史上罕见的蝗虫灾害。

蝗虫，幼时为蝗蝻，又叫小蹦蹦，脊背呈黑色，其它部位为黄色，成虫时又称大蚂蚱，亦称飞蝗，它比一般蚂蚱体格大。飞

蝗到来时，成群结队，动作一致，远看像刮起尘土飞扬的大风，侧耳一听“呼、呼、呼”作响，飞到头顶遮天蔽日看不见太阳，落在树上黑压压的，粗大的树枝被压得一闪一闪，好像要被压断似的；落在墙上，一片黑呼呼的，连墙也看不见了；走在路上，遍地是爬动的蝗虫，脚下卡渣卡渣地响；落到庄稼地里，只听一片“沙、沙、沙”的咀嚼声，不大一会，玉米、谷子、高粱等变成了光秆，眼看成熟的庄稼一扫而光。蝗虫吃完了这块地的庄稼，马上飞到邻近的地块。

开始人们以为这是神虫，有的在地头烧香祷告，求蚂蚱神保佑自己的庄稼不受侵害；有的坐在地头嚎啕大哭，看着铺天盖地的蝗虫束手无策。严酷的现实使大家认识到，光靠祷告许愿不行，捶胸顿足更无济于事，便自发行动起来，想出许多办法和蝗虫斗争。于是，男女老少一齐出动，将袖口、裤脚扎紧，腰中扎一钻条绳，头上用毛巾裹严实，只露出眼睛，以防止蝗虫进衣服内。有的用锄砸，用锨拍，用棍棒打；有的手持工具，高举各色布条在天空中来回挥动，有的敲锣打鼓，摇旗呐喊，造成恐怖局面，吓得飞蝗不敢落地……，但收效不大，飞蝗并不见减少。

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夏末秋初，武陟、沁阳、温县也相继遭受了蝗灾。人们在灭蝗中，逐渐总结出一些治蝗经验，有的农民联合起来，在地头挖坑，把蝗蛹驱赶到坑里，然后点火烧或放水淹，沟里蝗蛹一满，赶快用土掩埋。许多人白天大量捕捉蝗虫，晚上将其放在锅里炒熟或焙干，以蝗虫充饥。

1944年（民国三十三年）春天，大灾之后瘟疫流行。饥民们食不裹腹，更谈不上看病吃药，许多人贫病交加，很快死于非命。此时粮价猛涨，一个月內，小麦每斗上涨近二倍。饥民们无钱买粮，眼睁睁地看着地里刚刚灌浆的麦穗，饿死在地头。一些濒临死亡的饥民不等麦子成熟，就将麦籽磨成碾转充饥。由于暴食，空虚的肠胃难以承受，又撑死了许多人。

(二)

旱、蝗、瘟疫已夺去了许多百姓的性命，而日军烧杀抢掠、匪徒逼粮要款，又给人民造成了更深重的灾难。1941年，日寇在博爱抓壮丁6000余名，通过道清路北运，因沿途不开车门，绝大多数生病或死亡。同年，日寇在博爱县黄岭村残杀63人。1942年，日伪从焦作、修武等地出发，在修武北睢村，一次就屠杀无辜群众530人，烧房520多间。同年2月，日军在武陟县清剿，掳掠军民3000余人，杀害300多人，解往东北作苦工1500余人。地方杂牌军经常逼粮派饭，敲诈勒索，使许多人家卖房卖地或弃家外逃。

(三)

大灾荒年间，兵、旱、蝗、瘟疫灾害压得人们喘不上气，人们死的死，逃的逃，原来熙熙攘攘的街道如死一样寂静，房倒屋塌，杂草丛生，虎狼出没，黄蒿比人高，尸体无人埋，野狗将死人骷髅衔到村中，一片凄惨景象。据焦作、修武、博爱、孟县、温县有关资料统计，灾荒年间，饿死近20万人，外出逃荒约15万人，济源、沁阳冻饿死约6.3万人。

修武地区蝗灾琐忆

· 王守义 · 张鸿胪 ·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的灾荒，是一场持续了三年的大灾，修武农民在死亡线上挣扎过时光。1942年全县人口为18.69万，大灾之后，全县饿死、病死5.87万人，外出逃荒2.5万人，到1943年底，全县仅剩10.32万人。至今，上了年纪的人，回忆起路有尸骨，野有饿殍的灾荒年惨景，仍感到怵目惊心，慨叹不已。

从1942年春天开始，修武持续百日无雨，造成大麦、小麦等夏熟作物的绝收。秋天，国民党军队为了阻遏日寇南侵，将沁河口扒开，豫北数百里秋禾毁于一旦，刚从水患中死里逃生的农民，又遇蝗虫蜂起，秋季收成大减。一季绝收，一季歉收，到冬天造成了逃荒要饭的大群体。1943年春、夏又持续大旱，大部分地块绝收。秋季的一天，突然一阵大风由西南方向吹来，呼呼作响，霎时间，遮天蔽日，像阴了天似的。定睛细看，原来是飞蝗，盖顶隔离天日，不一会蝗虫开始降落了，落在树上像大鞭一样，粗大的树枝，压得一闪一闪，几乎要断折下来。地面和建筑物上，像下了一场黑雪似的黑压压的一片，活蹦乱跳，真叫人毛骨悚然。甚至在室外烧柴做饭的锅盖都不敢揭开，蝗虫随时都有飞进锅里的危险。飞蝗落在庄稼地里，发出“沙沙沙”的咀嚼声，不大一会儿，玉米、谷子、高粱都变成了光杆，这块庄稼吃光了，马上展翅高飞转往别处。这样的“飞蝗腾达”，一年不知发生了多少次。老人们形容那蝗虫多得“结块如斗，飞起如云，遮天蔽日，所过处禾苗青草一扫而光”。连续两年大灾，使得老百姓将

树皮草根全部吃光了。饥饿的人们只好吃白干土、吃骨头、吃雁屎，最后发展到人吃人。逃荒要饭饿死在外的，老弱病残饿死在家的不计其数，横尸街头，无人掩埋。灾后惨景，不忍目睹！

我县农民在同蝗虫作斗争的过程中，也想出了很多办法，当飞蝗将要到来时，开始是各持工具，守在庄稼地边严阵以待，飞蝗落地，人们敲锣打鼓，摇旗呐喊（实际上是农民用的锅碗瓢盆及布单做成的大小旗帜），点燃烟火，鸣枪放炮，造成恐怖气氛，惊吓飞蝗不敢落地。蝗蝻来临时，农民把自己的地头地边挖成沟壑，将蝗蝻赶进沟内扑打、烧杀或放水溺死，多数农民各自为战，将蝗虫从南地赶到北地，或由东村赶往西村，还口诵民谣：

“蚂蚱神，蚂蚱神，您咋不下南睢村（南睢村在我们村西，属武陟管辖）。谷子深，高粱深，三天吃您胖登登”。更无知的是巫婆神汉，烧香祷告，求蚂蚱神保佑自己的庄稼不受侵害，还埋怨威胁群众，不该灭蝗吃蝻（由于饥荒，不少人将蝗蝻的头拔掉，然后炒食其腹部），为蝗蝻鸣冤叫屈，说什么：“拔俺头，吃俺肉，俺去河南叫俺舅，俺舅来了吃您的豆”。

农民驱除蝗虫的办法，遇到了料想不到的困难。问题是那些蝗虫繁殖发展到了最高峰，铺天盖地，到处都是它们活动的天下。白天，一群群的飞蝗，展翅腾空飞翔，象无数鲤鱼的白色肚皮，经日光照射，闪闪发光；夜间，继续不断有大片大片的飞蝗，如同乌云飘浮高空往来运行，时而遮住月亮。在地面上，人们好不容易驱除的不过是为数微小的部分，不一会又是蝗虫遍地。反复若干天，田里留下的仅有绿豆、花生等小面积的作物，所有玉米、谷子、高粱等主要秋作物的叶子、茎秆，以及半成的各种颗粒穗头，最终都被蝗虫吃得一干二净。至此农民日夜渴望收获的秋粮，竟然付诸东流，他们难过痛苦的心情，是不难想象的。

老百姓遭此灾荒，除小康人家有余粮外，多数贫穷人家，本

身自耕地不多，麦季收获麦子有限。往年全凭用五谷杂粮过日子，现在杂粮断绝了，往后怎样过那饥寒交迫来临的冬天和漫长难熬的春天？人们为了活命生存，只得沿袭老一辈人苦度饥荒年景的办法：

“饥不择食”——就是饿急了，不管什么东西都吃，当时人们所吃的（即非粮食的东西）如：花生叶干、花生皮、红薯秧、榆树皮、干菜等，磨成粉末，掺合部分五谷杂粮来充饥，甚至将蝗虫弄来煮吃或炒吃填塞肚皮。由于飞蝗飞落各家宅院，室内墙壁上都爬着蝗虫，人们信手而得，真是取之不尽，食（用）之不竭。天长日久，多数穷苦人，面黄饥瘦，有的得了浮肿病。

逃荒要饭——有部分人，穷得揭不开锅盖，形容憔悴，衣着破烂不堪，不得不丢下家乡田园离乡背井，颠沛流离，逃荒要饭。

当时日本侵略者对我国实行“三光”政策，日伪军、杂牌队各据一方，只顾敲骨吸髓榨取人民的血汗，四处骚扰，无恶不作，根本不管蝗患。杂牌队伍人员任意到各村庄征粮派款。多将征得的粮食送回各自家中，还时常由小队长带领三、五十人轮番到各村派饭，每次非吃三顿饭不可，百姓无不切齿痛恨，敢怒而不敢言，因此修武人民所遭受的灾难既有天灾——蝗灾；又有人祸——横征暴敛。天灾人祸，使修武赤地千里，哀鸿遍野，路有死骨，野有饿殍，大批饥民纷纷外逃，灾害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苦难。

民国三十二年博爱县灾情纪略

· 李俊禄 · 樊秉泉 ·

一九四三年（民国三十二年）是继清朝光绪三年——大灾荒年以后的又一特大灾荒年。这次灾荒从民国三十年春季开始至民国三十二年夏季结束，经历了旱灾、蝗灾、水灾和匪患，整整两个年头，秋、麦未收，使博爱人民遭受沉重灾难。饿死的人不计其数，真是饿殍载道、遍地尸骨。

民国三十年春天博爱遭了旱灾，禾苗枯萎，颗粒未收。农民都盼望着秋季有个好收成。谁知秋禾到了吐穗挂穗时候忽然来了蝗虫。蝗虫，当地人称它为老飞头、大蚂蚱。它比一般蚂蚱体格大，身体有五、六厘米长，体围象手指那么粗，成群结队长途飞行，为害极大。蝗虫从东南遮天盖地飞到我县，远看好象一大片乌云腾空而来，到了近前却是遮天蔽日使人看不到天空。唰地一声落在清化火车站的列车上，将四、五十节的客车车厢覆盖得严严实实看不到车厢的本色，落在禾田里，几十亩玉米田一下子被吃得光秃秃地只剩下了玉米杆。

起初，人们根据传统观念，认为蝗虫是神虫，所以在田里大把烧香，磕头祷告，祈求保佑禾苗。谁知蝗虫越来越多，越吃越凶。人们见祈求无用，便起来扑打。怎耐蝗虫太多，扑打也无济于事，万亩秋禾很快被吃个净光。

次年（民国三十一年）春天，麦苗长势很好，麦籽到了灌浆期，突然蝗虫又来了。这次蝗虫来得更凶，飞在空中遮天蔽日一

望无际。落下来覆山盖地，遍地都是蝗虫。天上飞地上落，从树杆到树梢，从墙壁至屋顶密密麻麻落满了蝗虫，五里方圆的清化城无处没有蝗虫。人们走在路上撞头磕脸，蝗虫直往身上扑，吓得鸟飞雀散鸡躲狗藏。这些蝗虫落在麦株上吃叶不吃茎，专咬麦脖儿。使亿万株嫩绿的麦穗顷刻落满了田间，失望的农民仰天号哭。当年，群众多以观音土、雁屎、树皮、草根充饥。人卖人、人吃人的现象屡有发生。如：北田院的卢得仁之妻饿得忍无可忍竟将亲生女儿杀死充饥，该村靳长清老汉临死前怕别人把他刮吃掉，进屋插上门闷死在屋里，但还是被申长喜妈发现后撬开门把他刮吃了。该村65户406人，仅存23人。同年七、八月间，阴雨连绵整整下了四十天。山洪暴发，清化城的西门、东门、北门都进了水。东北门外洪水漫过了三米高的道清铁路波涛滚滚向东南方流去，东关的房屋全部坍倒，大秋作物有的被水冲走了，有的被淹死了。无数的饥民又遭瘟疫洗劫，病死的十有六、七。柏山村1730多户，在天灾、兵匪、瘟疫袭扰下，饿死的3600多人，死绝的700多户，外逃的200多户。

在这样严重的自然灾害情况下，日本侵略军及国民党政府不仅毫无恤民之情，相反地还提出了“宁让饿死一万个老百姓，不让饿死一个兵的口号。”

国民党40军21师和地方杂牌第13支队、第12支队、第15支队等数千名兵士不事抗日，盘踞山区，残害百姓。据统计，1943年3月前，山区4万人，不到半年减少到2千人。如：张三街原43户238人，减少到7户27人。海棠岭东街原有30户240人，减少到3户8人。山下呢？日军肆无忌惮地蹂躏残害百姓。实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收买汉奸，涂炭人民。到处“丢纸条”、“诛吃塔”、“起肉票”、“打黑枪”，仅薛村一个村，就有114个无辜男人被黑枪等夺去生命，留下孤儿寡母苦度残生。王贺村200户人家，无辜丧生的就有一百多家。刘村北地一口井内

就堆埋着6尺多深被害者的尸骨，全村因打黑枪死绝30多户。

在这饿殍遍野，路断人稀的黑暗世道里，人民哪有出路！“租子重、利钱高，压在农民头上两把刀；穷人面前三条道，逃荒、上吊、坐监牢”。这是当时社会的写照。那些地主恶霸乘人之危，敲榨勒索，比兵匪更毒辣。他们把土地租给农民，以2：8或3：7比例收租，从中高利盘剥。西金城程位清除200多亩地让农民租种外，每年还屯粮食约10万斤，操纵集市上六个粮食坊。到春季青黄不接时，高价出售，或以三、四倍的高利贷给有抵押的穷人。该村程瑞英一家十几口人，五、六个壮劳力，这年借了程位清2.5石债，还时折扣为八石三斗，盘剥了三倍多，可怜的程瑞英一家也因此全家饿死。

这年，全县饿死的5万多，被枪杀死的、外逃的4万多，20来万人口的博爱县，不到一年仅剩下不足11万人。

霹雳一声惊雷响，来了恩人共产党。就在这年9月，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占据了太行山区，扫除了柳树口、双庙等敌伪据点。子弟兵所到之处，目睹白骨遍野和奄奄一息的灾民，无不寒心，每天每人节米四两救济灾民。许多战士把背的小米煮成稀饭去喂躺在坑上快要饿死的乡亲，自己却上山采野菜充饥。老二团六大队一个班在榆树凹村留下全班的军粮，救活了康永福等全家的性命。

痛定思痛，山区人民更加热爱子弟兵，更加热爱人民领袖毛泽东！

1943年前后武陟县人民受灾情况

· 马宝忠 ·

从1939年起，武陟县连年遭受水、旱、蝗、瘟疫灾害，兵祸也接踵而来，人民挣扎在饥寒交迫的死亡线上。

(一) 连续遭受水灾的惨状

1939年7月，大雨兼旬，沁河暴涨。国民党九十七军为了以水代兵，阻遏日军西进，派某连于7月31日大雨如注之际，将大原村西头老龙湾的沁河大堤扒开。使滔滔洪水直泻东北，经武陟、修武、获嘉，越道清铁路至新乡流入卫河。泛区东北长八十里，西南宽五公里，受害村庄二百多个，铁路公路俱被冲毁。

同年8月，大雨倾盆，山洪暴发，黄沁交溢。盘据木栾店（今县城）之日军，于8月2日，挖开南岸五车口之沁堤，以泄老龙湾之流量，企图借此围困沁南国民党游击队。扒口后因流量小，于4日晚又深挖扩大，使大水横流，沁南尽成泽国。

阴雨连绵，河水逐浪。沁南三面堤围，水无出路。各村被水围困，田园将要成熟的庄稼，均被洪水吞没。水面高出高粱穗顶部三尺有余。群众在村头和家门前筑堰防水，无济于事。冲毁倒塌房屋的梁、檩、木椽随水漂流，到处听见房屋倒塌声与黎民百姓的嚎啕声。

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7月27日，国民党第一区区长孟馨五（东张村人），为了不让洪水毁自己家园，从上游东小虹堤上